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闽南的四季啊，就像那沙滩上的海潮，一浪接着一浪，分不清界限，在不知不觉中就换了季节。漫步其间，仿佛踏入了一个时光的迷宫，每一步都踩在岁月的琴弦上，弹奏出不同的旋律。听，燕尾脊上的鸽哨还那么清亮，如同一串串灵动的音符，在湛蓝的天空中跳跃、回荡；听，风拂过残墙，自带背景音乐，低沉而悠远，似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，每一块斑驳的砖石，都是岁月的见证者，它们沉默不语，和风一起，将光阴镌刻在每一道裂痕之中。

滴水曾扮着鬼脸，静静地蹲在屋檐下，等着一次次的雨水，管它是春水、夏雨还是秋风秋雨。它那憨态可掬的模样，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一种豁达与从容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它都默默地守护着这一方古老的

每一件瓷器
都烙着“瓷都”的钤印
都是以土为骨以火为血的煅烧
涅槃为一叶白帆，自宋元经明清
穿行于千年的风雨
开拓出刺桐的世纪
至今仍然鼓荡于中华的史册
那五十七米龙窑绵延的甘泽
立起来，是一座丰碑
也是打开家国复兴的钥匙
重启海上丝路的帆楫

德化窑呀！你层层叠叠的碎片
生生不息的白瓷

□陈迎东

是接纳我灵魂的容器
那一粒大米的白，化水为慈悲
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情
那是最高尚的德，化火为光芒
让历史再次拨亮
东方第一大港的光芒
我的家乡愿意以国为姓
以大写的人为名
栉风沐雨，筚路蓝缕
在一块块白瓷上再次镌刻下
泉州，海丝，中华世纪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作品散见于《中国文艺家》《延河》等)

不知秋

□王常婷

天地。而那满目的绿叶，依旧在枝头肆意地舒展着，翠绿欲滴，仿佛丝毫未察觉秋天的悄然降临。叶还绿着，秋天说来就来了，就像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，让人猝不及防。

老厝檐下的燕子夫妻，是这片天地里的勤劳使者。今年新啄的春泥才干透，似乎住进新巢没多久，已经有小燕子嗷嗷待哺。那嫩黄的小嘴，一张一合，发出清脆而急切的叫声，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着新生命的诞生。这对劳模夫妻飞进飞出，忙碌的身影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它们穿梭于绿树繁花之间，为孩子们衔来食物，养家糊口真不是件轻松的事。晴天下，这对夫妻亲昵地停在燕尾脊上，相互依偎，梳理着彼此的羽毛，倾诉着只属于它们的情话。潮汐送来秋的清柬，不久后，它们就得拖家带口踏上旅途。

燕尾脊不说话，它只默默地挂住秋日的残阳，将那如血的余晖洒在古老的建筑

上，黑瓦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。它等着月亮的姗姗来迟，当夜幕降临，明月高悬，清冷的月光洒在燕尾脊上，仿佛给它披上了一层银幕，更增添了几分神秘与静谧。很老很老的诗人一下子被惊醒了，提起笔，想写一首诗寄托秋心与明月，叹口气又放下了，怕人说他俗套。

夏天里开得最盛大的花应该是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其中一款花期特别长，可以开一个夏天，被人们称之为“无尽夏”。那绚烂的花朵，如同夏日里永不落幕的烟火，在时光的长河中肆意绽放。一栋老别墅的院子里，有很老很老的七里香，七里香把沧桑吸纳到树皮里，粗粝的树干，布满了岁月痕迹，可叶子与花却在秋天里也能鲜翠逼人、芬芳扑鼻，那香气，是秋天写给大地的情书么，温柔而又深情。这株老树，我们能否称之为“绵绵秋”？

是不是也该有一片叶子叫“不知秋”？

雀鸟的叫声

□李万军

些慵懒的应该是小鸟了。

我想，雄鸟和雌鸟应该是夫妻，而那小鸟应该是它们的孩子。雄鸟和雌鸟在商量着去哪找吃的，雄鸟提出来，得到了雌鸟的同意，而慵懒的小鸟不想起床，还想多睡会儿，只随便应答。

这么想着挺有意思的，见没了睡意，我看了下手机，快七点了，得起床了，我问妻要吃些什么？妻说都行。这“都行”，让我有些不知道怎么做了，感觉手足无措，便去问儿子。

敲了下儿子的门：“想吃什么？”

好像把儿子吵醒了，他有些不耐烦，惺忪着回答：“不吃不吃。”

我在客厅转了一圈，哑然失笑，感觉我家三口有些像那叫着的雀鸟。妻听到我笑声，问我笑什么？

我说你听听那正在叫着的雀鸟，不觉

得与我们有些像吗？一天中午，我下班进入小区，见一小拿着枯草蹲在墙边逗鸟玩，一只小鸟在那转圈，好像有些焦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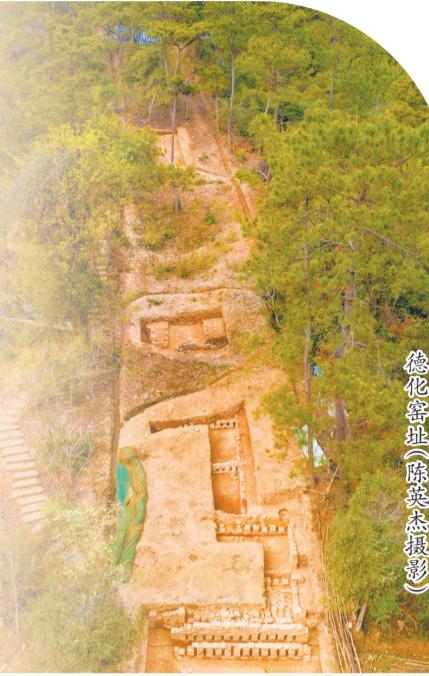
我在小孩身后看了半天，总算明白了，小鸟想翻墙，可是那墙有些高。

墙外树枝上传来鸟儿急切的叫声，声音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，一会跳这根树枝，一会在那根树枝。声音“喳、喳、喳”的，听起来好熟悉，应该是我早晨听到的鸟叫声。墙外那只鸟每叫一次，翅膀就扑打一次，好像是想把我们吓走，不要招惹它的孩子。

我怕小孩伤害小鸟，便把他支走：“快回家了，你家大人叫你了。”

小孩看了我一眼，丢下枯草根，起身走了。

小孩一走，我就蹲下去，伸出手掌，那



德化窑址(陈英杰摄影)

食事

我家住在山脚，每当天气很好的早晨，雀鸟的叫声会把我从梦中惊醒。又想入睡，但翻来覆去睡不着，那叫声太急迫了，好像非得把我喊起来。

我干脆就不睡了，就认真聆听。只有两只鸟的叫声有些大，其他的鸟声音小，好像只是在附和。有一只叫“喳、喳、喳”，另一只随即就叫“喳、喳”，另外一些小声的只叫“喳”。那只叫“喳、喳、喳”的，随后便抑扬顿挫地唱起歌来，能听出，它们是很欢快的。

反复听了几次，我得出个结论，叫“喳、喳、喳”的声音洪亮，应该是雄鸟，或叫男主人吧；叫“喳、喳”的，声音略小，应该是雌鸟，是女主人；而那附和着的“喳”，声音有

珠圆玉白脆藠头

□陈志宏

不知何时起，藠头像隐了身一样，消失在视野里。

一直以来，对“藠”字只识其音，不见其形。上班的第二年，有个同事提及它，描摹了好半天，我才终于明白过来，不就是儿时最馋的那个脆白圆球嘛。“藠”字太形象了，三“白”堆叠，神韵自生，余味无穷。藠头的白，超凡脱俗，比天上的云朵更脆亮，比浆白的夏布多一分玉润，较之黑板上的粉笔字，则平添一缕腌制的韵味。

长在地里的藠头，容易跟韭菜搞混淆，

都像早稻秧苗似的，细长的叶，在风中摇曳同样的翠绿。它的叶子古人称之为薤，字形巧妙地包含了“韭”。汉代有首《薤露》：“薤上露，何易晞，晞露明朝还落露……”由此不难发现，在汉代藠头已是寻常之物。

小时候，跟父亲去菜地，一畦藠头与韭菜相邻，细长的叶根部泛着淡紫，叶片呈墨绿色，满缀露珠，像倒映满天星辰。

六月，采收藠头，轻轻一拔，缓缓一提，粒粒圆润脆白的藠头从土地里喷涌而出，甚是壮观。也许，薤叶上的露珠都被藠头吸

收了吧，它才长得这么白，这么嫩。

藠头洗净鲜炒，脆香满口。收太多，吃不完，便塞入陶罐腌藏。有一次，父亲腌好一罐，正待封盖，指着藠头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藠头随便丢一块地里，便长得欢。长出来的果，又圆又白，脆嫩可口。做人当学它，随遇而安，自我成长，清清白白，圆融又不失风骨。”

这次，菜场偶遇藠头，不由浮想联翩。它珠圆玉白的可爱模样，脆鲜酸辣的绵长滋味，连同父亲的话语，永远鲜活在我记忆深处。



母亲退休前是一所学校的副校长，讲台上的她容光焕发，放学后，她立马能把我袖口多出来的那点线头“咔嚓”剪掉，并拿起针线缝缝补补。母亲善女红，喜欢织毛衣，温馨画面布满我的童年记忆。

我开口说的第一个词是“加针”。夏天，母亲坐在阳台，腿上放着一团奶白色的线，竹针“嚓嚓”蹭得飞快。她每织到领口就冲我招手：“过来，让我比一下。”我就踮脚凑过去，把下巴搁在她手背上。那时候我觉得，世界上最厉害的事，就是乱糟糟的线团在她手里慢慢变成一件能把我裹住的毛衣。胸口还织了只兔子，红扣子当眼睛，我穿着它跑，兔子也跟着蹦。

母亲的确心灵手巧。鱼骨针那种绕来绕去的图案，她不用看图就能整出来。我少

喜欢织毛衣的母亲

□吕少京

年时候时兴“马海毛”，贵得离谱。她倒好，把家里三团旧线拆开，拿开水烫直，掺一点点别人给的马海毛，再染成淡紫色，最后给我整了件开衫。那天我进教室，一群同学呼啦围上来，摸我袖子上的绒球，我就挺着胸，心里“咚”的一下：原来母亲的温度可以穿过毛线，跑到我心口上。

一大早，天还黑着，厨房灯先亮了。母亲披着衣服，把开水倒进搪瓷缸，再把线团搁在缸口上熏一熏，说这样线才听话。灶台边总放一只搪瓷碗，里头漂几根针，像小船。我赖在被窝里，听见针尖轻轻碰，像有人拿指甲弹玻璃杯。等我起床，新毛衣已经叠好放在枕边。

母亲不光给我织衣，谁家生孩子，她提前半年准备小裤子。邻居阿姨脖子长，她把

高领改成假两件，不勒脖子。舅妈那件洗得发白的开衫，她拆了袖子，添一圈菱形格，第二天舅妈穿着来回摸，笑得跟小孩似的。

十六岁时，母亲赶工给我织“成人礼”——藏青底毛衣。我嫌太素，不肯试。她抖开毛衣，对着灯眯眼说：“你怕黑，我在毛衣里埋了几根银线，在暗的地方能亮一点点，就当我在你身边。”我照镜子，还真有那么一丝丝银光。

退休后，母亲眼睛花了，竹针换成塑料钩针，线也换成粗的。她开始折腾大披肩、沙发罩，甚至把旧毛衣全拆了，混新线，给我织了双到脚踝的大毛袜。我穿着在客厅走，像踩了两条胖鱼。后来，她把家里所有旧线洗净、染色、绕成团，折腾三个月，弄出一条彩虹一样的毯子，往阳台藤椅一铺，太

阳一照，颜色淌得到处都是。

二十年前，母亲搬来城里，随身带一个褪色帆布包：竹针、钩针、卷尺，还有一本翻烂的《棒针花样大全》。晚饭后，她窝在落地灯下织围巾，线是驼色羊绒线。我躺沙发里刷电视，听见她“哎呀”一声——漏了一针。我凑过去，她正用拆线器挑那针，顶针在灯下闪一下。我这才发现她手背上全是斑，指关节鼓成小包，可动作还是稳，线在她指缝里来回，像一条不打算停的小河。

围巾完工那天下冰雹。我把围巾绕脖子，绒毛蹭着下巴，让我不由想到小时候母亲给我穿毛衣，手指不经意扫过的痒。

母亲走后，有时我仿佛还能听见竹针交错的声响，是的，我又怀念起母亲带来的温暖了。



成长不是变复杂，是看透后依然选择简单。



□苏俊墉

每每听到闽南语歌曲里唱的婴仔“一暝大一寸”，不由莞尔。

最近收集了几首泉州摇篮曲，觉得蛮有趣，蛮亲切的。

说是摇篮曲，准确点应该是摇篮歌谣，因为没有曲调。但是想想，母亲轻轻摇着摇篮，嘴里哼着这样的歌谣，还有那“唔唔唔”的尾音。声音轻柔婉转动人，有节奏，有旋律，不是也可称之为摇篮曲吗？

“月娘月光光，照阮乌篮（闽南语摇篮）床。阿婴仔，乖乖乖，一暝大一寸。”这首摇篮曲宛若一首清新小诗。

窗棂外，金黄色的月亮挂在树梢，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，照进厝内，照着摇篮，照在年轻母亲的脸上，朦朦胧胧的……母亲的美目充满爱意地盯着摇篮中胖乎乎的婴仔，她轻轻摇着摇篮，充满期待地哼着摇篮曲……这首摇篮曲有比兴，有意境，颇有关艺范。

“婴仔摇啊摇，抱着婴仔过桥。婴仔乖乖乖，抱着婴仔入厝内。唔唔唱，一暝大一寸。唔唔唱，一暝大一寸。”这首摇篮曲动感十足。年轻母亲抱着婴仔在外走亲戚？或散步？或串门？婴仔吵闹想睡了，母亲急忙抱着婴仔回家。她将婴仔紧紧抱着在怀里，一只手有节奏地轻拍着，嘴里哼着摇篮曲。她沿着小路，走过门前小河上的木桥，走进厝内。宝宝睡着了，她小心翼翼地将宝宝放入摇篮，轻轻地摇啊摇……只是这位母亲心太急了，竟想“一暝大一寸”，以后可要长得比姚明还高？让人忍俊不禁。

“阿婴仔，卡紧（快点）睏，恁（你的）阿母，要担粪。若早来，给你食，若晚来，你搁（再）睏。唔唔眠，唔唔睏，一暝大一寸。”这是一幅很生动的农家庭院情景：阿母摇着“乌篮”，哄婴仔睡觉。更妙的是阿母心情的转折变化：急着去干农活时的焦急，希望婴仔早点入睡，阿母好去干活。喜的是若早回来，能早点喂饱婴仔，晚回来时添无奈，希望婴仔能睡到阿母归来时再醒。最后是对婴仔的期望，“一暝大一寸”，快快成长。

忽然忆及稼轩词：“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……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亡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”大儿子已经能在溪东种豆的地里除草了，二儿子帮着家里编织鸡笼，小儿子只懂得顽皮地躺卧在溪边剥着莲蓬。辛弃疾用白描手法，活生生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的农村风俗画，和这首摇篮曲颇有相似之处。如果不是囿于词牌格律，如果这家农户还有一个更小的婴儿，再加上一句“阿母要去担粪，阿婴仔唔唔睏”，也毫无违和感。

这三首摇篮曲都有“乖乖乖”“唔唔眠”“一暝大一寸”的字样。泉州有句俗语：“食补不值瞑”，说的是睡觉比吃好东西更重要。希望孩子睡好觉，快快长大，这是所有母亲对孩子的殷切期望。

不知现在的年轻母亲，还有几人会用闽南话念这样的摇篮曲哄孩子睡觉？我想，不妨试试。重温祖母辈、母亲辈的生活情景，既充满生活情趣，又能让孩子记住乡音，记住母亲的殷殷期待。

时光飞逝

●流年莫虚掷，华发不相容。
——唐·方干《送从兄邵》●岁月相催逼，鬓边早已白。
——魏晋·陶渊明《饮酒·十五》●百年能几日，忍不惜光阴。
——唐·杜荀鹤《赠李蒙叟》●君看白日驰，何异弦上箭。
——唐·李益《游子吟》●百岁光阴如梦蝶，重回首往事堪嗟。
——元·马致远《夜行船·秋思》●朱颜渐老，白发添多少？
——元·白朴《清平乐》●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趁少年。
——元·高明《琵琶记》●世间何物催人老，半是鸡声半夜啼。
——清·王九龄《旅店店》